

聊齋志異新評

上

聊斋志异新评

清 蒲松龄 撰
但明伦 评

项纯文 辑校

上

华 艺 出 版 社

前 言

豆棚瓜架，细雨如丝；村前场后，风清月白。儿时闻外祖讲《聊斋》故事，遐思无限，至今难忘。稍长，听桐城姚鼐嫡裔沛生师讲授古文，曾述蒲松龄小说作意，方知留仙坎坷一世，蓄愤著书，以吐怨懣，实是为代民众发言，兼消胸中块垒，描绘人间百态，抒发百姓心声。至此，亲切之意，又添十分。

其后求学之余，劳作之暇，《聊斋》一书常置案头，累岁轻年，时时相伴，爱其笔力穷奇尽变，赏其文藻出神入妙。春花秋月之夜，夏暑冬寒之时，灯下把卷，百读不厌。对之花妖狐魅，阅尽人世悲欢，心中齷齪亦为之一销。

噫，《聊斋》之美亦难言矣！其间虽多鬼狐幻

化，读之不觉其怪诞不经，而悟其幻中有真，传神阿堵，无限生机。又品其巷议街谈之言，观其布帛菽粟之事，乃有许多滋味，咀嚼不尽，所谓传之永远，愈久弥新。论之艺术形象，各有其性情，各有其气质，各有其形状，各有其声口；论之情节气氛，时或山摇地撼，时或柳柔花媚，迷离迭宕，各擅其妙；论之文字语言，如风吹落英，东西夹堕，山阴道上，美不胜收。于是与《聊斋》为友，于我竟为不能不友也。

近人陶曾祐论小说之影响有言：“不胫而走，不翼而飞，不叩而鸣；刺人脑球，惊人眼帘，畅人意界，增人智力；忽而庄，忽而谐，忽而歌，忽而哭，忽而激，忽而劝，忽而讽，忽而嘲；郁郁葱葱，兀兀矻矻，热度骤跻极点，电光万丈，魔力千钧，有无量不可思议之大势力，于文学界中放一异彩，标一特色。此何物欤？则小说是……小说！小说！诚文学界中之占最上乘者也。其感人也易，其入人也深，其化人也神，其及人也广。”移论《聊斋》，可谓确当。《聊斋》虽以文言结撰，却最具小说意味，故吸引数百年各阶层无计数的读者，几于家有其书，

妇孺皆知，成中国文学的一大奇迹。

此种奇迹，不但在乎流播海内，家喻户晓，读之者众；而且在于注章释意，丹黄杂下，评之者夥。自清王士禛以下，又有王金范、冯镇峦、何守奇、但明伦、段懋、胡泉、冯喜庚诸家品评。于中，以但明伦评最是词丰义博，精彩卓绝，于原作有阐幽烛隐之劳、发扬光大之功。

但氏字天叙，号惇五，一字云湖，生于乾隆末年，卒于咸丰三年(1853)。贵州广顺(今贵阳西，安顺附近)人。幼秉家教，嘉庆二十四年(1819)进士，官庶吉士、编修，擢御史，曾典试湖南、浙江，并任山西、山东、两淮盐运使，所在皆有政声，为道光朝清官。但氏著述甚富，善诗古文，所撰《聊斋志异新评》，费时颇巨，孜孜不倦，生发详细，含蕴深刻，评点十数万言，洵为大家之论。

但评过人之处，首在对蒲氏之作有深刻领悟。凡《聊斋》所涉诸如抨击时政腐败、揭露科举弊端、歌颂纯真恋情、宣扬传统美德等重大主题，但氏均于作者切切有会心同感，因而随文加评，点拨阐发，不仅披文揭义，且时加伸发，多有提高。评语

与原文不仅融于一体，亦且互相发明，相得益彰，读之令人收获倍丰。其次乃在于但氏艺术修养甚高，故对作品之艺术构思、形象刻画、情节结构、语言特色等均纵横议论，迭出妙解，于蒲氏之章法、句法、遣词、用字、写作技巧等细加撷析，详为发解，使《聊斋》光彩倍加照人，于读者大有裨益。将但氏评与《聊斋》原文合而读之，但觉原作辉煌气概，高山仰止，评语灵心妙舌，启人文心，珠璧相辉，倍增亮色。于是对至今尚无但氏《聊斋志异新评》排印本问世深以为憾，而欲为读书界填补一空白，此举幸得华艺出版社赞许支持，遂不揣鄙陋，将《聊斋志异》但评本校点一过，交付出版，以广流传。今谨以道光二十二年(1842)但氏自刻本为底本，校以光绪十八年(1892)上海古香阁石印本，并收入光绪本原图 455 幅，旨在将名作、精评、佳图三美合一，以饷读者。

项纯文

1995 年 6 月于合肥

高 序

志而曰异，明其不同于常也。然而圣人曰：“君子以同而异。”何耶？其义广矣、大矣。夫圣人之言，虽多主于人事，而吾谓三才之理，六经之文，诸圣之义，可一以贯之。则谓异之为义，即易之冒道，无不可也。夫人但知居仁由义，克己复礼，为善人君子矣；而陟降而在帝左右，祷祀而感召风雷，乃近于巫祝之说者，何耶？神禹创铸九鼎，而“山海”一经，复垂万世，岂上古圣人而喜语怪乎？抑争“子虚”“乌有”之赋心，而预为分道扬镳者地乎？后世拘墟之士，双瞳如豆，一叶迷山，目所不见，率以仲尼“不语”为辞，不知鹳飞石陨，是何人载笔尔尔也？倘概以左氏之诬蔽之，无异掩耳者高语无雷矣。引而伸之，即“闾阖九天，衣冠万国”之句，深山穷谷中人，亦以为欺我无疑也。余谓：欲读天下之奇书，须明天下之大道。盖以人伦大道淑世者，圣人之所以为木铎也。然而天下有解人，则虽言孔子之所“不语”者，皆足辅功令教化之所不及。而《诺皋》、《夷坚》，亦可与六经同功。苟非其人，则虽日述孔子之所常言，而皆足以佐愚。如读南子之见，则以为淫辟皆可周旋；泥佛肱之往，则以为叛逆不妨共事；不止《诗》、《书》发冢，《周官》资篡已也。彼

拘墟之士多疑者，其言则未尝不近于正也。一则疑曰：政教自堪治世，因果无乃渺茫乎？曰：是也。然而阴鹭上帝，幽有鬼神，亦圣人之言否乎？彼彭生覩面，申生语巫，武曌宫中，田蚡枕畔，九幽斧钺，严于王章多矣。而世人往往多疑者，以报应之或爽，诚有可疑。即如圣门之士，贤雋无多，德行四人，二者夭亡；一厄继母，几乎同于伯奇。天道愤愤，一至此乎！是非远洞三世，不足消释群憾。释迦马麦，袁盎人疮，世亦安知之？故非天道愤愤，人自愤愤故也。或曰：报应示戒可矣，妖邪不宜除乎？曰：是也。然而天地大矣，无所不有；古今变矣，未可胶舟。人世不皆君子，阴曹反皆正人乎？岂夏姬谢世，便侪共姜；荣公撤瑟，可参孤竹乎？有以知其必不然矣。且江河日下，人鬼颇同，不则幽冥之中，反是圣贤道场，日日唐虞三代，有是理乎？或又疑而且规之曰：异事世固间有之矣，或亦不妨抵掌；而竟驰想天外，幻迹人区，无乃为《齐谐》滥觞乎？曰：是也。然子长列传，不厌滑稽；卮言寓言，蒙庄嘴矢。且二十一史果皆实录乎？仙人之议李郭也，固有遗憾久矣。而况勃率文心，笔补造化，不止生花，且同炼石。佳鬼佳狐之奇俊也，降福既以孔皆，郭伦更复无教，人中大贤，犹有愧焉。是在解人不为法缚，不死句下可也。夫中郎帐底，应饶子家之异味；鄞候架上，何须鬼册之常诠？余愿为婆婆艺林者，职调人之役焉。古人著书，其正也，则以天常民彝为则，使天下之人，听一事如闻雷霆，奉一言如亲日月。外此而书或奇也，则新鬼故鬼，鲁庙依稀；内蛇外蛇，郑门踣躅，非尽矫诬也。倘尽以“不语”二字奉为金科，则萍实、商羊、羝羊、桔矢，但当搔首闭目而谢之足矣。然乎否乎？吾愿读书之士，览此奇文，须

深慧业，眼光如电，墙壁皆通，能知作者之意，并知圣人或雅言、或罕言、或不语之故，则六经之义，三才之统，诸圣之衡，一一贯之。异而同者，忘其异焉可矣。不然，痴人每苦情深，入耳便多濡首。一字魂飞，心月之精灵冉冉；三生梦渺，牡丹之亭下依依。檀板动而忽来，桃茱遣而不去，君将为翹翹曹丘生，仆何辞《齐谐》鲁仲连乎？

紫霞道人高珩题。

唐 序

谚有之云：“见橐驼谓马肿背。”此言虽小，可以喻大矣。夫人以目所见者为有，所不见者为无。曰，此其常也；倏有而倏无则怪之。至于草木之荣落，昆虫之变化，倏有倏无，又不之怪；而独于神龙则怪之。彼万窍之刁刁，百川之活活，无所持之而动，无所激之而鸣，岂非怪乎？又习而安焉。独至于鬼狐则怪之，至于人则又不怪。夫人，则亦谁持之而动，谁激之而鸣者乎？莫不曰：“我实为之。”夫我之所以为我者，目能视而不能视其所以视，耳能闻而不能闻其所以闻，而况于闻见所不能及者乎？夫闻见所及以为有，所不及以为无，其为闻见也几何矣。人之言曰：“有形形者，有物物者。”而不知有以无形为形，无物为物者。夫无形无物，则耳目穷矣，而不可谓之无也。有见蚊睫者，有不见泰山者；有闻蚊斗者，有不闻雷鸣者。见闻之不同者。盲瞽未可妄论也。自小儒为“人死如风火散”之说，而原始要终之道，不明于天下；于是所见者愈少，所怪者愈多，而“马肿背”之说昌行于天下。无可如何，辄以“孔子不语”一词了之，而《齐谐》志怪，《虞初》记异之编，疑之者参半矣。不知孔子所不记者，乃中人以下不可得而闻者耳，而谓《春秋》尽删怪神哉！留仙蒲子，

幼而颖异，长而特达。下笔风起云涌，能为记载之言。于制举业之暇，凡所闻见，辄为笔记，大要多鬼狐怪异之事。向得其一卷，辄为同人取去；今再得其一卷阅之。凡为余所习知者，十之三四，最足以破小儒拘墟之见，而与夏虫语冰也。余谓事无论常怪，但以有害于人者为妖。故日蚀星陨，鹳飞鹤巢，石言龙斗，不可谓异；惟土木甲兵之不时，与乱臣贼子，乃为妖异耳。今观留仙所著，其论断大义，皆本于赏善罚淫与安义命之旨，足以开物而成务，正如杨云《法言》，桓谭谓其必传矣。

豹岩樵史唐梦赉拜题。

刻《聊斋志异》例言

一，先生是书，盖仿干宝《搜神》、任昉《述异》之例而作。其事则鬼狐仙怪，其文则庄、列、马、班，而其义则窃取《春秋》微显志晦之旨，笔削予夺之权。可谓有功名教，无忝著述。以意逆志，乃不谬于作者，是所望于知人论世之君子。

一，是编初稿名《鬼狐传》，后先生入棘闱，狐鬼群集，挥之不去。以意揣之，盖耻禹鼎之曲传，惧轩辕之毕照也。归乃增益他条，名之曰《志异》。有名《聊斋杂志》者，乃张此亭臆改，且多删汰，非原书矣。兹刻一仍其旧。

一，先生毕殫精力，始成是书。初就正于渔洋，渔洋欲以百千市其稿，先生坚不与，因加评骘而还之。今刻以问世，并附渔洋评语。先生有知，可无仲翔没世之恨矣。

一，是编向无刊本，诸家传钞，各有点窜。其间字勘句酌，词旨简严者有之；然求其浩汗疏宕，有一种粗服乱头之致，往往不逮原本。兹刻悉仍原稿，庶几独得庐山之真。

一，编中所述鬼狐最夥，层见叠出，变化不穷。水佩风裳，翦载入妙；冰花雪蕊，结撰维新。缘其才大于海，笔妙如环。

一，编中所载事迹，有不尽无征者，如《姊妹易嫁》、《金和尚》诸篇是已。然传闻异辞，难成信史。渔洋谈异，多所采摭，亦相径庭。至《大力将军》一则，亦与《觚觔·雪遘》差别。因并录之，以见大略。

一，是书传钞既屡，别风淮雨，触处都有，今悉加校正。其中文理不顺者，间为更定一二字。至其编次前后，各本不同，兹刻只就多寡酌分卷帙，实无从考其原目也。

一，原本凡十六卷，初但选其尤雅者厘为十二卷；刊既竣，再阅其馀，复爱莫能舍，遂续刻之，卷目一如其旧云。

一，卷中有单章只句，意味平浅者删之，计四十八条；从张本补入者凡二条，佳句已尽入锦囊，明珠实无遗铁网矣。

一，闻之张君西圃云：济南朱氏家藏《志异》数十卷。行将访求。倘嗜奇之士，尚有别本，幸不吝见遗，当续刻之，以成艺林快事。

莱阳赵起杲清曜谨识。

聊 斋 自 志

披萝带荔，三闾氏感而为骚；牛鬼蛇神，长爪郎吟而成癖。自鸣天籁，不择好音，有由然矣。松落落秋萤之火，魑魅争光；逐逐野马之尘，罔两见笑。才非干宝，雅爱搜神；情同黄州，喜人谈鬼。闻则命笔，遂以成编。久之，四方同人，又以邮筒相寄，因而物以好聚，所积益伙。甚者：人非化外，事或奇于断发之乡；睫在眼前，怪有过于飞头之国。遄飞逸兴，狂固难辞；永托旷怀，痴且不讳。展如之人，得毋向我胡卢耶？然五父衢头，或涉滥听；而三生石上，颇悟前因。放纵之言，有未可概以人废者。松悬弧时，先大人梦一病瘠瞿昙，偏袒入室，药膏如钱，圆粘乳际，寤而松生，果符墨志。且也：少羸多病，长命不犹。门庭之栖寂，则冷淡如僧；笔墨之耕耘，则萧条似钵。每搔头自念：勿亦面壁人果吾前生耶？盖有漏根因，未结人天之果；而随风荡堕，竟成藩溷之花。茫茫六道，何可谓无其理哉！独是子夜荧荧，灯昏欲蕊；萧斋瑟瑟，案冷疑冰。集腋为裘，妄续幽冥之录；浮白载笔，仅成孤愤之书；寄托如此，亦足悲矣！嗟乎！惊霜寒雀，抱树无温；吊月秋虫，偎栏自热。知我者，其在青林黑塞间乎！

康熙己未春日柳泉居士题

弁 言

丙寅冬，吾友周子季和自济南解馆归，以手录淄川蒲留仙先生《聊斋志异》二册相贻，深以卷帙繁多，不能全钞为憾。予读而喜之。每藏之行笥中，欲访其全，数年不可得。丁丑春，携至都门，为王子闳轩攫去。后予宦闽中，晤郑荔萝先生令嗣，因忆先生昔年曾宦吾乡，性喜储书，或有藏本，果丐得之。命侍史录正副二本，披阅之下，似与季和本稍异。后三年，再至都门，闳轩出原钞本细加校对，又从吴君颖思假钞本勘定，各有异同，始知荔萝当年得于其家者，实原稿也。癸未官武林，友人鲍以文屡怂恿予付梓，因循未果。后借钞者众，藏本不能遍应，遂勉成以公同好。他日见闳轩，出以相赠，其欣赏为何如！独恨吾季和已赴九原，不获与之商榷定论已。此书之成，出资襄事者鲍子以文，校讎更正者则余君蓍裳、郁君佩先暨予弟皋亭也。

乾隆丙戌端阳前二日，莱阳后学赵起杲书于睦州官舍。

自序

忆髫龄时，自塾归，得《聊斋志异》读之，不忍释手。先大夫责之曰：“童子知识未定，即好鬼狐怪诞之说耶？”时父执某公在坐，询余曷好是书。余应之曰：“不知其他，惟喜某篇某处典奥若《尚书》，名贵若《周礼》，精峭若《檀弓》，叙次渊古若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国策》，为文之法，得此益悟耳。”先大夫闻之，转怒为笑。此景如在目前，屈指四十余年矣。岁己卯，入词垣，先后典楚、浙试，皇华小憩，取是书随笔加点，载以臆说，置行篋中。为友人王菱堂、钱辰田两侍读，许信臣、朱桐轩两学使见而许之，谓不独揭其根柢，于人心风化，实有裨益。嘱咐剞劂而未果。兹奉命蒞任江南，张桐厪观察、金瀛仙主政、叶素庵孝廉诸友，复怂恿刊布，以公同好。余亦忘其固陋，未知有当于聊斋之意与否。书成，爰记其颠末如此。

时道光二十二年夏五月，广顺云湖但明伦识于两淮运署之题襟馆。

聊 斋 小 传

淄川蒲松龄，字留仙，号柳泉。辛卯岁贡，以文章风节著一时。弱冠应童子试，受知于施愚山先生，文名藉甚。乃决然舍出，一肆力于古文，悲愤感慨，自成一家言。性朴厚，笃交游，重名义。与同邑李希梅、张历友诸名士结为诗社，以风雅道义相切劘。新城王渔洋先生素奇其才，谓非寻常流辈所及也。家所藏著述颇富，而《聊斋志异》一书尤脍炙人口云。

《淄川县志》